

乱世与真情的错位相遇——张爱玲《色·戒》悲剧性分析

林钰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色·戒》是由作家张爱玲晚期的代表作之一，从创作至发表历时28年，可见作者对其的重视。本文将主要从女主人公王佳芝的角度出发，分析文本中的悲剧性因素，探讨张爱玲的写作意图及作品走向悲剧的必然性原因，反观其在张爱玲作品中的地位与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色·戒》；悲剧性；女性身份；错爱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2.154

《色·戒》在不断修改完善下面世，这其中包含张爱玲对文本细节的注重以及何时发表才算合适的考虑。而《色·戒》中所体现的情节曲折性和情感复杂性也足以看出这篇小说的完成度之高。在乱世的大背景下从女性视角出发，让女主人公王佳芝体会爱情与立场的矛盾，动荡不安的时局、女性无法自由选择的人生、不可避免的错爱等因素相互交织，让文章的悲剧性更加深刻。

一、乱世与小人物的冲突

（一）王佳芝的平凡身份

不同于张爱玲的其他作品，《色·戒》中对于主人公王佳芝的身世背景、成长环境等都没有进行详尽的描述，作者对她的形容让读者心中形成的只有面容姣好的参与爱国组织的学生这样的形象。不仅是王佳芝，对男主人公易先生的描写也是一样，因而人物形象的朦胧感与不确定性便体现出来。然而对男女主隐写所表现出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对王佳芝更说明了她普通的学生身份，是一个简单的小人物形象；而在张爱玲笔下易先生的隐藏是对自己身份、利益等方面的隐藏，故意不向他人展露，作者用笔法暗示了他并不是能轻易被看透的特性，也与他严谨的性格相符合。同样是隐写，却拉长了两人的距离，增大了身份的差距感，“小人物、小女人的本质也限制她扮演特务角色。”¹普通的学生和复杂看不透的男人之间的博弈，力量的悬殊就如飞蛾扑火一般，也加强了刺杀行动必然失败的合理性。

（二）不成熟的刺杀行动

在国家危亡之际，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共识，对于精力充足的青年学生们来说，抱有一腔热血投身救国在当年是常见的现象。在这样的潮流下，周围人的鼓励以及群体作用让王佳芝也参与了进来。对于国家，她也想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对于具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她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划，并且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些因素不仅是她自己没有考虑，跟她一起的学生们对此也很模糊。行动前不成熟的准备已经暗示了该行动最后必然走向失败。自始至终，这场行动本就体现着人性复杂的一面，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所用的方法却是隐于幕后将毫无经验的

王佳芝置于最危险境地，王佳芝的付出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甚至被疏远、被鄙视。他们有着“进步青年”的标签，但在某一些方面仍旧无法摆脱传统的偏见。他们并不清楚真正的革命是什么，也无法承担行动失败的后果。

（三）乱世中无法自主选择的人生

王佳芝虽是爱国组织的学生，但她投身救国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不坚定的。她的救国意愿是半主动半被动的。在执行行动时，只有王佳芝真正切身接近易先生，而其他学生能做的只有等待。没有严密规划和考量的计划如同一场闹剧，倘若王佳芝稍加不慎，这场行动就会像夜空中的一星火花转瞬即逝。王佳芝为了这场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贞洁，这也不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她在被他人所安排好的计划中被动地接受，后面与易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对于计划的未来发展也是被动地感知。她如蜉蝣寄于乱世之中，被动地奉献自己，最后也在乱世之中牺牲。从世俗眼光来看，女性似乎更适合诠释儿女情长，而《色·戒》里王佳芝唯一可以自主选择的就是她的感情，她暗恋邝裕民，但邝裕民心里只有抗日救国的抱负，王佳芝只能因局势的要求而压抑自己的情感，顺应邝裕民扮演另一个角色。公演结束后，她成为了当家名旦，但她也亲自演绎了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悲剧。动荡的社会与小人物命运之间的碰撞，更加揭示了普通女性在社会的弱势地位，以及无法把握自己命运走向的无奈。

二、身份差异下的错爱

（一）“猎人”与“猎物”的互换

执行刺杀行动，对于刺杀者而言，他们是处在“猎人”的地位；而被刺杀者则是他们眼中的“猎物”。这些青年学生们便是这么认为的，在敌人在明自己在暗的环境下，易先生就是一只被观察监视的“猎物”。王佳芝自然就成为了最接近“猎物”的“猎人”。而就在此时令人意外的因素出现了，王佳芝在与易先生的接触中渐渐萌生了对他的特殊情感。王佳芝没有邝裕民他们那样的野心，这场运动过滤给她的只剩下不公平与无奈。革命的热情渐渐消退，王佳芝的心逐渐变得空虚，为了弥补这种空虚，她将眼光转向了常人的

情感上。既然以情爱的方式而起，不如真正感受情爱带来的刺激与魅力。男权社会下王佳芝女性身份的弱势再加上对易先生产生了感情依赖，无疑让她从“猎人”身份逐渐变为一块待捕的肥肉，而易先生也就成为了狩猎的一方静观全局变化。王佳芝他们自认为是“猎人”一方，其实是学生们较为天真的想法；在易先生看来，“猎人”与“猎物”的身份从未变过，自己才是真正的“猎人”。“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兔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对身份认知的误解和易先生强占有欲的双重因素让王佳芝在这段关系中变得被动且无助，如掌中之物无法逃脱，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色彩。

（二）虚幻与真实的强烈反差

王佳芝作为一名学生，纵使在行动中伪装成麦太太的身份历经风月之事，对社会规则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她毕竟涉世未深，对于物质与情感间的价值衡量仍是简单地用成正比的规律进行判断。当其与易先生的关系似乎更升温时，易先生带她去挑选戒指，她看到六克拉的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的景象时，天真的想法在这一刻更加显现：六克拉的钻戒价格不菲，易先生愿意带自己来挑选钻戒，是否意味他对自己的感情也更加深刻？“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浪漫柔和的灯光、温馨的氛围，钻石反射的光营造了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就像梦境一般。在这段情节中，王佳芝似乎短暂地占据了这段关系的主导地位，然而“情爱上的自主也只是女性意识发展中微小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小小的高潮后，王佳芝很快便葬送了性命。”王佳芝的爱是有勇气且令人敬佩的，只是在错误的时机爱上了错的人，王佳芝的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让读者更加体会到美好纯真的爱情在政治立场和乱世下存在的不真实性与人物行为的可悲性。

三、张爱玲的爱情观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爱不问值不值得，这是她对《色·戒》的态度，也像是在替王佳芝回答她的感情。即便王佳芝有着戏剧性的经历，但她仍旧摆脱不了普通小人物的身份，在家国局势面前，她还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她面对的是非一般的世界，爱上的是非一般的人。普通人想要抵住内心的欲望坚持国家大义谈何容易，更何况是革命意志本不坚定的王佳芝。张爱玲的作品少见政治因素的参与，《色·戒》让读者感受到她对于政治与爱情之间产生的矛盾的选择。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王佳芝如出一辙，与汉奸胡兰成的爱情受着世俗的指点与唾弃，即便如此，她也是选择追寻自己的心。然而她与王佳芝所爱

上的都是危险且复杂的人，“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由此可以看出王佳芝与张爱玲对于男性选择的一个标准，成熟且危险的男人最有魅力，也往往是这样的人更容易捕获年轻少女的心。但是危险的人被驯服的可能性极低，而她们内心又对自己可能是对方的例外存在一丝幻想，并为此付出所有。浪子回头不是简单的事，成为“男人心目中的唯一”这一幸运之事也没有降临在王佳芝和张爱玲身上。矛盾的是，我们以旁观视角观察她们的感情，会认为这是不值当的，是糊涂的爱情；但是于当事者而言，这是“不问值不值得”的心甘情愿的付出。张爱玲爱情观产生的矛盾，让她的感情和她笔下所描绘的感情带有走向毁灭的悲剧性色彩。《色·戒》的创作之久，侧面反映出张爱玲在其中对二者的不断反思与总结。“她爱过，也恨过，只是爱的时光短暂，恨的时光长久，以此构成了她的全部生命和艺术世界。”文章也在不断地对我们发出疑问，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欲之间，我们究竟该如何取舍？张爱玲用自身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并不美丽的答案。但无论如何选择，我们始终难以摆脱对爱情与人性的悲悯，剩下的只有价值取向的差异。

《色·戒》中所展现的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的无奈状态，结合家国与情欲的矛盾，引发读者对其的思考。张爱玲消解了传统革命题材英雄主体的权威性，将小人物的情爱置于动荡的社会中，放大了两者的矛盾。时代与身份的特殊性给本不适合存在的感情刻上了悲剧的烙印。对于张爱玲和王佳芝的行为，我们无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她们进行抨击，也无权要求她们扛起救国的大任。《色·戒》随着时代更迭，其带有政治性的道德批判逐渐弱化，而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开始被更多的人所发现和重视。没有了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应重新审视这部作品的内涵，从文学角度出发分析它的结构以及思考它对于解决当代女性问题和情感矛盾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任梦璐，郭云娟.《张爱玲〈色·戒〉的爱情观探析》[J].文学教育（上），2013（12）：48.
- [2]张爱玲.《色·戒》[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
- [3]张爱玲.《惘然记》[M].皇冠文化出版社，2010.
- [4]张梦茹.《从张爱玲〈色·戒〉看女性解放的艰难困境》[J].牡丹，2019（20）：101-102.
- [5]洪永春.《从〈色戒〉中的王佳芝看张爱玲的爱情观》[J].大众文艺，2015（23）：23-24.
- [6]李解，吴美莹.色难当头，灵与肉的焦灼——以张爱玲《色·戒》为内涵透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02）：79-80.